

把日常生活凝練成社會景觀

作家黃燈

香港書展 2024

紅綠燈，十字路口旁的「叮叮」，清脆而有節奏地匯聚、散開着人群。踏步斑馬線上的內地作家黃燈，充分地接收着香港滾滾人流中的多元面貌和氣息。觀察人群的習慣，早已如同呼吸一般介入黃燈的日常生活，把普通的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凝練成社會景觀，也成功為她開闢了非虛構寫作的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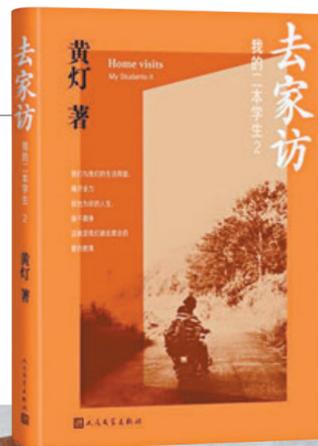
帶着新書《去家訪》，黃燈來到香港書展。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她直指，書中所記錄的內地學生的問題，本身就是當下全球各地年輕人的共同境遇。當被問及，如果作品後續在港有望出版繁體版時，黃燈自然期待：不同的經驗碰撞，也能似稜鏡般照射成像。「我也渴望聽聽香港年輕人的聲音。」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渴望聽聽香港年輕人的聲音



◆黃燈為讀者簽名。記者張岳悅攝



◆黃燈(右二)到雲南騰冲家訪，和黎章韜一家人合影。受訪者供圖

「《去家訪》的完成，《我的二本學生》才算獲得了相對完整的表達。」如黃燈在新書的自序裏所說：「敘述和描繪出『講台之上』和『講台背後』的雙重教育圖集，是我多年的心願。五年的家訪經歷，讓我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所形成的複雜關聯和參差途徑，感知到了學生背後故土、家庭、親人所鏈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經駐留的小學、初中、高中，相比大學的一覽無餘，才是他們更為根本的成長底色。」

在不同的採訪、活動上交流、分享，是黃燈教學和寫作之外無法完全迴避的社會活動。何況，借助多元媒介的報道和傳播，文本又產生新的文本。黃燈認為，這些也在構成她作品以外的另一個場域。

紅綠燈前 有了新的書寫衝動

「我喜歡和年輕人交流，本身也是個喜歡講話的人，所以我和學生的交往很有耐心。」即使久居廣東多年，湘音濃厚的普通話，很容易讓外界知道黃燈最初的來處。

每年畢業季，大學生就業難的新聞消息層出不窮。應景的話題，如在討論年輕人當不當「卷」的在線互動中，網友、讀者急切地想獲悉她的觀點，尋求一些迷茫時期的安定。當香港書展的講座分享邀請約來時，黃燈覺得有必要且對香港也有好奇心。她還沒和香港的年輕人有過面對面的大規模交流，也很渴望了解香港學生的日常校園生活。如果有老師或者學生這樣的當事人進行文本創作敘事，黃燈說，她很樂意做一個踴躍的讀者。

關於「下一部作品」會瞄準什麼，黃燈大方坦露，有寫廣州的想法和衝動。久居廣州多年，黃燈家住海珠區客村一帶。每每出門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時，滾滾的人流從斑馬線上經過。他們到底來自哪裏？他們要到哪裏去？他們手上的工具奇奇怪怪……都市裏日常流動着的這類自然景觀，在黃燈看來，衝撞感帶來的生機和活力十分強大。同時，她也看見：「廣州也有很多沒讀大學的人留下來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精神狀態不錯、生活質量似乎也還可以。」

觀察和探測不同群體，似乎早已成為一種下意識的行文習慣。說到底，黃燈最關切的還是年輕群體的發展境況。

非虛構寫作的意義

目前為止，《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三本非虛構的作品裏，黃燈都秉承着一個開放式結構。記者邀請黃燈用虛構的寫作方式，選擇一個學生為TA安排一齣似影視戲劇般的出場，黃燈笑着想到了學生張正敏。「正敏本身也通過書寫媽媽這個越南新娘的群體獲得了較高關注度。」黃燈也時常會想十年、二十年後，正敏會是什麼樣子。一個真正的中產階級？一個獨當一面的能幹女人？她是不是完全通過自己的努力，好好修復了她的家庭還有童年時期帶给她自己的一些傷害？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黃燈在正敏身上看到了可能；好的寫作需要強烈的競爭感，黃燈發現，這一定不是跟別人，而是跟自己。

閱讀《去家訪》，平實質樸的短句敘事，令記者多次鼻頭發酸眼濕濕，也不免好奇追問：非虛構寫作的意義在哪个時刻比較強烈？

「我是二本大學，終於有勇氣說出我的大學了」、「中山大學的黃達人校長告訴我，他讀了我的書之後很受觸動，在很多場合呼籲大家關注二本學生，多給二本學生一些機會。在招研究生的時候，不能因為學生第一學歷不好，就把他們淘汰掉」、「也有用人單位的老闆跟我說，他們以後也要多招收二本學生」……諸如此類的反饋，令黃燈對自己的書寫和分享都覺得值得。她笑說，這種時候，她會允許自己的自豪感爆滿一小會兒。

畢竟，如果日常在校園裏沒有和學生對話的耐心，如果沒有了這些有意識的記錄，這些普通的大多數群體的大小事情就會四處飄散掉



◆前日黃燈造訪香港書展，與讀者交流。記者張岳悅攝

黃燈答書展讀者問：「每頭牛都有自己的一行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香港書展現場，黃燈以「夾縫裏的光芒與力量——《去家訪》中的青年觀察」為題，與香港讀者分享新書的創作過程，以及她在多年教學和家訪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不是我影響了學生，而是學生改變了我。」家訪對她而言如同一個自我修復的過程，使她學會先理性地審視自己的成長，再去耐心地觀察這代年輕人。「每頭牛都有自己的一行草，我們要多與自己對話，才能發現自己最擅長什麼，從而找到未來的方向。」

黃燈的人生際遇其實與香港息息相關，近到《去家訪》的雛形曾以論文形式刊登在香港的一本雜誌上，

遠至1997年香港金融風暴導致當年她任職文祕的工廠訂單驟減，失業的她終從安逸的生活中一躍而起，考上武漢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再赴中山大學修讀文學博士，為日後執教奠定了堅實基礎。如今，她更想藉書展之機與香港讀者與學生深入交流。現場兩位讀者不約而同地提到現時年輕人「卷不動擺不爛」「覺得生活很虛無」的狀態，詢問如何可以為自己創造一些意義。對此黃燈建議從行動中找到答案：「年輕人常常被因於他人的評價標準中，其實我們並不需要每一方面都很優秀，只要有一個長板已經足夠在社會上立足。」

亦有讀者敘述自己研究生畢業，卻暫時只找到一

份侍應工作，不知未來何去何從。黃燈回應道：「體力勞動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慘，即使當年我失業時，也還是有很多歡呼雀躍的時刻。當我們在具體的事情，精神自然就會放鬆，年輕人沒必要過於緊張和焦慮，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的身心健康，時刻對生活充滿熱情。」

《我的二本學生》和《去家訪》所記錄的80後、90後學生正面對着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挑戰。當讀者問及黃燈對00後和10後有怎樣的建議，她笑說：「我對自己的小孩都沒什麼建議，只希望他開心、快樂，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兒子不是學霸，但他超快樂！」

《鄧麗君：漫步人生路》在文字中與美麗歌聲再相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鄧麗君三個字，不僅是一曲細膩甜美歌聲，一張嬌俏面龐，更是香港流行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時代印記。來到今年的香港書展，三位學者將鄧麗君放進文化研究中，書寫出最新一本《鄧麗君：漫步人生路》，獻給華人音樂歷史。

在分享講座上，作為作者及主持人的夏妙然提到該書的因由，她說：「最初在疫情期間，在一個英文的學術論壇上，提出來這個想法的，是我和朱耀偉教授及馮應謙教授的『香港製造』系列。在疫情期間，我們以鄧麗君為主題在網上分享對她的不同感受，到今天我們能夠將這些內容結集出版，亦以這樣的內容第一次在香港面世。」

朱耀偉說自己是一個粵語歌歌迷，他說：「鄧麗君對我來說很特別，像是家裏的一部

分，『不知道為了什麼，纏繞着我』，」他笑說，「我自己的看法是認為香港讓鄧麗君小姐的事業更加國際化，所以覺得她與香港的淵源很深。」他在序中提到：「常言道『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在她離開我們三十周年之前，有機會在此紀念第一位真正跨越亞洲以至全球華人社群的一代巨星，實在深感榮幸。」

提到創作初期，馮應謙說：「當時希望集結一些華人流行人樂的作者，但疫情期間無法出去宣傳，於是就做了一個在線的宣傳，就想到可否做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呢？」

「鄧麗君在時尚方面對於女性的影響很大，我撰寫了關於鄧麗君時尚影響力的章節，分析了她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時尚風格。」馮應謙

在書中提到：「她的着裝風格和優雅形象，成為無數人心目中的時尚偶像，她的形象與個人魅力同樣是當時社會矚目的焦點，無論是她常穿的旗袍、迷你裙，還是各類舞台服裝，都展示了她獨特的時尚態度和審美品味，這些都在時尚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夏妙然指《鄧麗君：漫步人生路》這本書有很多角度，包括研究和歌迷會等等，她講述了書中記載的各位音樂人與鄧麗君的交集。在現場，包括「香港鄧麗君歌迷會」永遠榮譽顧問車淑梅在內的與鄧麗君往日有相關聯人士紛紛上台暢談與鄧麗君的過往趣事。「鄧麗君是一個很成功的當代文化代表，她能唱多國語言的歌，也能帶出不同地方的不同文化，包括現在的日本也有受到她的影響。」夏妙然說。



◆(左起)夏妙然、馮應謙與朱耀偉在香港書展分享《鄧麗君：漫步人生路》的創作故事。記者胡茜攝